

不负文化使命 辉映时代气象

——献给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

新华社记者 邢拓 许晓青 尹恒

1905年,京剧大师谭鑫培在镜头前一招一式演绎了京剧《定军山》的经典片段,点亮了中国电影的第一盏明灯。

2025年,“哪吒”以灵动之姿征服全球银幕,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,中国电影引发举世瞩目。

从第一部电影到票房第一的电影,中国电影走过120年。

回望120年,从艰难起步到茁壮成长,从筚路蓝缕到百花齐放,广大电影工作者倾心投入、倾力创作,为人民奉献了一大批脍炙人口、传之久远的精品佳作,镌刻了璀璨夺目的光影印记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国电影事业迎来了发展重要时期。锚定2035年建成电影强国的奋斗目标,新时代中国电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坚定不移深化改革,健全电影产业体系,提高公共服务水平,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篇章。

高擎精神火炬 吹响前进号角

如何读懂中国电影的120年?

漫步中国电影博物馆“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数字影像展”,跟随一张电影票穿越时空,可以重温不同年代的电影场景,沉浸式体验中国电影一路走来不凡历程。

光影长卷开端,正是民族危难之际。九一八事变后,救亡图存成为人民心声。电影界进步人士推出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、抒发爱国情怀的电影,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促成了中国影史第一次创作高潮。

自那时起,中国电影更加关注时代悲欢,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维系、休戚与共。

《风云儿女》发出抗日救国的大声疾呼,片中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中华民族最深入人心的旋律;《南征北战》《上甘岭》展现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;《赵一曼》《红色娘子军》刻画有血有肉英雄形象……反抗与觉醒,中国电影记录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。

《创业》描绘石油工人艰苦奋斗史,《女篮5号》聚焦运动员风貌,《人到中年》塑造知识分子高尚的生活情操……建设与管理,中国电影描绘全国人民创新创造的生动画卷。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南京照相馆》彰显主旋律电影的艺术水准,《我不

是药神》《你好,李焕英》捕捉现实生活的人性光辉,“流浪地球”系列标注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新高度……当下与未来,中国电影立足新时代的伟大实践,发出团结奋斗的时代强音。

一路风雨一路歌。一代代电影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,在各个历史时期拿出扛鼎之作、传世之作,写就不朽的光彩华章。

回首来时路,中国电影始终与人民在一起。

田华上山下海体验生活,塑造了一个真切感人的银幕形象;牛犇坚持“为人民演出”,将众多小人物角色演绎得生动传神;新一代青年电影人在现实题材和叙事视角上作出新探索……胸中有大义、心里有人民,实践充分证明,电影创作的源泉在人民的实践中,电影工作者的价值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上。

承载着家国梦想,澎湃着人民情感,中国电影正奔赴充满无限荣光的远方。

深化改革创新 激发市场活力

行至岁末,中国电影交出一份年度票房超500亿元的成绩单。

纵向对比,多个档期表现好于去年同期;横向来看,进口片《疯狂动物城2》全球最大票仓在中国,好莱坞多家电影公司布局深耕中国,我国电影市场动能强劲、潜力巨大。

从本世纪初年票房不到10亿元到如今的“500亿元+”,票房的不断攀升,映照出电影行业深化改革、破浪前行的历程。

20多年前,乘着经济全球化浪潮,中国电影主动实行院线制改革,打破按行政区划层级发行的传统,建立以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模式。

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看来,院线制减少发行层次,增加发行渠道,突破了体制机制障碍,推动建立起“全国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”的市场格局。

民营资本进入终端院线领域,逐渐成为电影市场生力军;各院线扩张下沉,影院建设提质升级;电影票务平台介入宣发,“网购电影票”代替“线下购票”成为主流……

市场化、产业化改革纵深推进,中国电影在开放、竞争中站稳脚跟、

发展壮大。

电影创作繁荣活跃——

“长津湖”系列、“志愿军”系列等重点影片振奋民族精神,动画电影、科幻电影成为近年影坛新势力,小众纪录电影口碑出圈,农村、少儿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断涌现,多类型、多品种、多样化的创作生产格局加快形成。

2024年,我国共生产影片873部,产量位居世界前列;电影银幕数达9万余块、居世界第一;电影票房居世界第二。

发行放映机制改革深化——分线、分区域、分众发行开启差异化竞争,周末档升温让电影淡季不淡,人民院线、艺术院线等特色院线加快发展。

以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为例,自2016年成立以来共放映中外影片200余部,策划组织影展14个,不断探索创新艺术影片放映与传播方式。

“电影+”延长产业链条——

电影跨界“搞文创”,“哪吒”“流浪山”撬动衍生品消费庞大市场;跟着电影“游中国”,光影赋予城市游、乡村游、古建游更多魅力;电影赋能千行百业,影院变身球赛直播现场,票根解锁餐饮住宿体验,电影的溢出效应不断增强。

“因改革而兴、靠改革而强,中国电影肌体内滋生了自强不息的改革基因。”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羽表示,中国电影必将在改革中继续探索前行。

坚定文化自信 阔步迈向未来

距离2035年建成电影强国的发展目标只有10年的时间。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,中国电影人干劲十足、信心满怀。

信心,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电影刚引入中国时,人们把这种新事物称为“影戏”——既有电影,又有戏剧。开山之作《定军山》便是二者结合。时至今日,银幕上仍能看到4K特制的戏曲电影。

同时,中国电影扎根于文学小说、历史典故、非遗技艺等更广泛的传统文化土壤,牢牢坚守文化主体性。

《英雄》《卧虎藏龙》以武侠江湖阐释侠义精神,《长安三万里》《大闹天宫》借动画笔触描摹东方美学,

《红海行动》《万里归途》用热血叙事彰显大国担当……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、精神内核,中国电影在传承发展中愈发自信。

信心,来自进步的科技实力。

近年来,“流浪地球”系列生动勾勒中国人对外太空的未来想象,引发业界对国产“硬核”科幻电影的关注。“团队吸纳胶片时代的实践经验,探索数字时代电影工业化制作,并将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技术应用到系列影片创作。”导演郭帆阐述影片对技术的运用。

从无声到有声,从黑白到彩色,从胶片到数字,每一次演进都与科技密不可分。

虚拟拍摄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嵌入拍摄、制作、修复等环节,山东青岛东方影都、重庆永川科技片场等影视产业基地建设加速,电影创作更加智能高效;国产LED放映系统、CINITY影院系统和华夏飞影云平台等构筑行业标准,电影设备实现“中国造”;虚拟现实电影获得“龙标”认证、走向市场,观影方式更加沉浸多元……从依赖中外合作到实现技术赶超引领,中国电影人的底气更足了。

信心,来自开阔的国际视野。

今日之中国,以光影为媒,积极融入全球电影市场,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。上海国际电影节、北京国际电影节、平遥国际影展等搭建中外交流平台;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加大电影合作力度;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国电影展映活动……

以更具魅力的文化产品走向世界。多部影片探索对外讲好中国故事,创新发行和推广模式,展示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,展现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风采,在海外市场获得不俗成绩。

“坚持‘引进来’与‘走出去’并重,中国电影人吸收世界电影的优秀经验,探索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规律,不断增强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,在世界文明百花园里唱响属于自己的声音。”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说。

面向未来,中国电影必将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劈波斩浪,书写更为精彩生动的中国故事,为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,为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!

(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)

在上海百年气象站,感受科学与艺术交融

新华社记者 陈浩明

在繁华热闹的上海市徐家汇,一栋古朴的欧式建筑安然坐落现代高楼之间。红灰砖墙、木质大门、马赛克地砖,仿佛将岁月凝固。这里,便是承载着百年气象历史的上海气象博物馆。

许多人初闻其名会感到有些陌生,但若说起“徐家汇观象台旧址”,不少人便会恍然大悟,因为上海市民每天听到的“徐家汇站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”的监测数据,便来自它门口草坪中的百叶箱。

“1872年12月1日,徐家汇观象台在这里开启了气象观测,并承担着服务城市和公众的重任。”上海气象博物馆副馆长赵国新说,153年的运行,即便在战争的动乱年代,观测活动也从未中断。

赵国新介绍,徐家汇观象台曾集气象、天文、地磁研究于一身,享有“远东气象第一台”的声誉,并因在长序列气候资料收集方面的卓越贡献,于2012年被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正式认定为“世纪气候站”,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被正式认定的“世纪气候站”。

为了把最好的空间让给公众,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,2016年,这座建筑在“修旧如旧”的修缮理念下焕发新生。它从昔日仅有单一职能的气象办公场所,转身成为一座集气象历史、展陈、科普互动与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科普场馆,实现了从专业场所到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变。

“这样一栋典雅的历史建筑,能免费向公众开放,真的非常难得!”观众徐丹丹带着三年级的儿子一同参观,不断称赞道:“在这里既能触摸到历史的厚重,又能清晰地了解上海气象科学发展历程。”

这座博物馆虽然低调,甚至有些小众,却因其独特的科普内容与艺术魅力,成为公众口中上海“最难约”的博物馆之一。它每日仅开放两批次参观,每批最多接待30人,并附有免费的专业讲解,确保了优质的参观体验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,前来参观的访客群体十分多元:既有带着孩子前来探索的家庭,也有各个年龄段的本地观众,还有从外地专门来“打卡”的游客。气象博物馆的吸引力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科普场所,成为了一处备受珍视的文化地标。

“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被它的特色吸引,特意过来参观,不仅学习了上海气象研究发展脉络,还对徐家汇的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”在杭州上学的谢妮妮把上海气象博物馆列入了“必看清单”。在馆内二楼,悬挂着一幅由首任台长能恩斯手绘的台风结构图,基本准确画出了台风的形态,与现代气象卫星云图已非常接近。

“徐家汇观象台的工作人员不仅学术精湛,往往艺术修养也很深厚。置身于这座百年建筑中探索科学,感受台风结构图所蕴含的艺术感,完美诠释了科学与艺术的交融。”赵国新说,在没有气象雷达和卫星的年代,凭借有限观测资料绘出此图,实属难得。

从古到今精密的气象仪器,到几代气象学者留下的手稿、笔记与手绘天气图,它们不仅串联起气象观测技术从古至今的更迭脉络,更让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变得真实可感。

近年来,上海市气象部门以上海气象博物馆为科普基地,积极回应市民需求,持续推进气象科普、文化艺术、科研业务的创新发展。记录百年气象风云的徐家汇观象台,正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(新华社上海12月27日电)

“简”读居延

——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

12月28日,由内蒙古文物局、甘肃文物局、阿拉善盟委宣传部、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推出的“‘简’读居延——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”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,吸引了众多研究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前来参观。“黑水城遗珍——俄藏黑水城出土绘画专题展”“六合同风——内蒙古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”同步开展。



▲图为参观者参观展出的居延汉简。



▲图为参观者拍摄展出的居延汉简。



▲图为两名儿童在参观六合同风——内蒙古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。

以上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

古人类学家:“我们从哪里来”之问有了新答案

每天,对于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研楼的人来说,都有个固定“刷脸”程序。人脸识别系统在辨识面部特征后,就会放行。这一幕与这座楼里夜以继日开展的工作,有异曲同工之趣:破译远古人类的信息密码。

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?他们如何生产生活?科学工作者就是从东鳞西爪的遗存中,依靠特有的独门绝技解读先人的信息,回答大众关切的问题。

2025年即将过去,对于古人类学家们,又是一个丰收年!笔者在此盘点相关学术成果之一二,以飨读者,也借此缅怀早已逝去的祖先们。

“龙人”是谁?

“龙人”基因的提取与破译是本年度该领域的亮点成果。

数年前,一个近乎完整的古人类头骨面世,据说该化石在90多年前出土于黑龙江哈尔滨附近,被命名为“龙人”(Homo longi)。通过对该化石上的次生碳酸盐晶体的铀系测年,得知该个体的生存时代不晚于距今14.6万年。

“龙人”属于哪个古人群?处于怎样的演化阶段?是否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为我们的祖先?一时众说纷纭。我的同事付巧妹带领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,从遗传学的角度揭开了“龙人”的神秘面纱。

他们从该头骨中提取到微量古DNA,又从牙结石里提取到微量古DNA,从而得到迄今最高质量的古人类蛋白组数据,以及该个体的线粒体DNA。这其中的技术难度,可以想象为从石头中提取有机物残存。最终,他们发现“龙人”属于早前被发现、曾生活在欧亚的一支古人群——丹尼索瓦人(简称“丹人”)。

“丹人”本身就神秘。2010年,通过对出自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的一小块指骨的遗传分析,这个新“人种”才被世人所知。其后,该人群的更多化石材料陆续被发现,但都是残破的骨骼和牙齿,阻碍了对该人群

形态及其演化过程的认知。

正是通过对面部特征完整的“龙人”身份的辨识,“丹人”终于露出了真容!但“龙人”也引发了新的科学问题:“龙人”所属的丹尼索瓦人,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。他们与其他古人群有怎样的互动,是否是东亚人群的祖先成员之一?

这就需要知晓一个背景知识:直立行走的人类已有约700万年的历史,在华夏大地也生存繁衍了200多万年。我们的远古祖先,被研究者冠以“元谋人”“蓝田人”“郧县人”“北京人”“马坝人”“山顶洞人”等称谓。近些年,随着新化石的发现和研究,东方古人群中又增加了“尼安德特人”“丹尼索瓦人”“华龙洞人”“龙人”等成员。

他们具有怎样的血缘与演化关系?谁是我们的真正祖先?“龙人”的横空出世,就像在这块复杂拼图上又添上了缺失的一笔。未来,随着科学家努力解析他们的身份密码,很多谜团可望真相大白。

远古人类吃什么?

复杂工具的制作与使用,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。旧石器时代的工具主要是石器,食物残存主要是动物的碎骨。但一项新的发现,使人们脑洞大开。

在云南江川甘棠营遗址,35件保存完好、约30万年前的木器,伴生出大量石器、骨角器、动物化石和植物种子,成为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成果。

2025年7月4日,《科学》在线发表了由笔者和刘建群、李波等撰写的题为《中国西南甘棠营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》的论文,首次全面揭秘远古“盘中餐”的秘密——

这些木器主要用松木制作,宏观和显微观察发现:一些标本存在因砍伐削尖而留下的刮削痕,尖端发生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纹和断裂破损。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

性,是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。

一些木器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,包含植物淀粉粒,证明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地下植物食材。研究团队还用实验模拟,成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,对这批木器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辅证。

这说明,当时的人们不仅拥有石器,还用竹、木和骨、角、蚌等材料制作工具,种类非常丰富。这一结论改写了学界对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能力与生存方式的认知。

此外,用于挖掘的木器和大量植物种子、动物骨骼的发现,展现远古“盘中餐”里广谱食材的种类,全面揭秘古人类的经济状态。

原来,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不仅狩猎,还从事采集活动。现代人视为健康秘诀的“荤素搭配”营养结构,其实早已深藏远古先人的生存智慧里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每个考古新发现,都是运气加上努力的结果。比如,得益于饱水、缺氧、稳定的埋藏环境和快速埋藏条件,这个遗址才保存了大量有机质材料。但要证明这些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,以及确定遗址年代,才是最大挑战。

为此,课题组开展了材质分析、痕迹分析、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专项研究,得出令人信服结论。在遗址超出考古界常用的碳十四技术测年范围的情况下,考古队采用多种交叉测年手段和数据检验,确定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时间为距今36到25万年间。

民以食为天。远古人类还有什么工具?它们能给远古餐桌带来什么?考古学家们还在不断探索。

我们的祖先如何过冬?

旧石器时代人类是否穿衣?答案是肯定的。但衣物会降解消失,很难找到直接证据。

近日,《考古科学》发表了一篇题为“在规范的工具之外:水洞沟第

12地点的权宜骨器如何影响越冬者的生存策略”的论文,独辟蹊径,为古人类的衣物提供了间接证据。

在银川附近的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,出土了46件容易被忽略的小型打制骨器。张双权和笔者主持的科研团队系统分析了它们,揭开了生活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古人群适应生存的神秘面纱。

这批骨器距今1万多年,以普氏原羚的股骨为主要原料。研究者提取标本的表面痕迹信息,包括磨圆、抛光、微划痕分布与方向性等,结果显示这批骨器的磨损特征与用于加工兽皮的实验样本高度一致,表明它们是处理兽皮的工具。

兽皮处理,是过冬准备活动的核心环节,对于制作御寒衣物、营建居住设施覆盖物或储藏食物有重要意义。结合此前该遗址出土的骨针、骨锥、梭形器等工具,生活在该地点的古人群能制衣御寒、织网捕鸟,证据确凿。

研究进一步表明,这批骨器更小型化,对易破损的小型动物薄皮而言,是更精细、可控的专业加工方式。由于简便、易制作,它们在规模化处理兽皮的活动中,也更具效率优势,并非“随使用”的临时产物。

此外,少量骨器上,还具备与禾本科植物和木材加工相关的表面纹理特征。这些纹理特征揭示,当时的人群拥有一套成熟的资源优化策略,同步进行多类资源准备,用以改善营地居住条件、储备燃料或制作简单器具,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冬。

这使我们得以窥见生活在旧-新石器时代之交的“水洞沟人”生存繁衍的鲜活场景。他们以专门化的工具组合、多样化的资源储备、精心策划的行为方略,来适应环境、延续种群。文明的种子,已在这里埋藏和孕育。

很少有人知道,旧石器时代占到人类历史的99%。破译他们留下的密码,书写尘封土壤的远古故事,满足人们对远古的好奇心,这让我永远乐在其中。(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,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高星)

(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)